

这是一部融文学与哲学、民俗学、社会学于一炉颇具黑色幽默的
社会政治小说，作者试图演绎进取与堕落、迷惘以及救赎的可能。
性欲与爱情、凌辱与尊严

翁新华 著

作家出版社

这是一部融文学与哲学、民俗学、社会学于一炉颇具黑色幽默的
社会政治小说，作者试图演绎进取与堕落、暴露与遮蔽、
性欲与爱情、凌辱与尊严、迷惘以及救赎的可能。

城市木马

翁新华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城市木马/翁新华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9. 9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44 - 0

I. 城… II. 翁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50252 号

城市木马

作 者: 翁新华

责任编辑: 潘 婧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00 千

印张: 16.5

印数: 001 - 15000

版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44 - 0

定价: 26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录

- 1 急开锁 /1
- 2 遗人玫瑰 /2
- 3 牛百石同志 /5
- 4 癫子艺术家 /6
- 5 大田 /8
- 6 顺栽杨柳倒拔葱 /9
- 7 组阁 /11
- 8 参政议政 /14
- 9 巡视 /16
- 10 馈赠 /18
- 11 走麦城 /20
- 12 乐极生悲 /23
- 13 反省 /25
- 14 旗帜飘飘 /28
- 15 反动派 /31
- 16 若即若离 /34
- 17 智取生辰纲 /36
- 18 拒贿 /38
- 19 汉奸 /39
- 20 执拗 /42
- 21 柳暗花明 /44
- 22 集结号 /46
- 23 和谐秀 /50
- 24 墨攻 /53
- 25 诈死 /57
- 26 韬光养晦 /61

- 27 未雨绸缪 /64
- 28 天下无贼 /68
- 29 诺曼底登陆 /74
- 30 幸福像花儿一样 /76
- 31 三盈三虚 /80
- 32 陈琳骂曹 /86
- 33 偷袭 /90
- 34 回马枪 /99
- 35 游龙戏凤 /102
- 36 欲擒故纵 /108
- 37 羞涩卧底 /112
- 38 虚拟故乡 /116
- 39 失语 /121
- 40 投桃报李 /129
- 41 杯酒释兵权 /133
- 42 门头花絮 /138
- 43 慰安妇 /140
- 44 锣槌 /143
- 45 麻醉枪 /149
- 46 祭奠似水年华 /153
- 47 暗渡陈仓 /158
- 48 绿色视频 /165
- 49 补偿 /169
- 50 晒心 /172
- 51 撕裂 /175
- 52 对台戏 /183
- 53 家珍 /186
- 54 丰收锣鼓 /191
- 55 迷幻 /194
- 56 威尼斯之梦 /197
- 57 邂逅爱情 /201
- 58 军令状 /205

- 59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/212
- 60 蛇蛻 /219
- 61 花妖 /223
- 62 调虎离山 /227
- 63 温情旧船票 /229
- 64 壁虎传奇 /235
- 65 双规 /238
- 66 北京来信 /243
- 67 美丽古堡 /245
- 68 还乡 /250
- 69 盘歌 /256

1

急开锁

简元小名三脚猫，诨名急开锁，个头小巧，眉清目秀，天生一副铁齿钢牙，三岁死爹，牵着瞎眼老娘外出要饭。牛百石同志把他们母子从异乡找回来，禾坪里掏心剖肺发句话：“一窝雀雀一窝亲，牛家组也就两姓氏，牛、简不分家。简家遭了难，等于牛家遭了难。每人省一口，撑死一只狗！”

乡亲们勒紧裤带扶贫帮困，送他读到初中。他贪玩，常偷去城里泡网吧，段考三门不及格。班主任骂他“气死老师，笑死同学，恼死父母，丑死乡亲”。他一气之下不再上学，去城里开的士，还真把一台红色小奥拓开回了村。时间稍长，被几个坐车不掏钱的小混混揍过几次，丢下开车，改行急开锁。急开锁就是丢了钥匙，或者忘了带钥匙，立马打电话把人叫来，三两下给你把门打开。带点撬门拔锁做盗贼的性质。

急开锁没去公安备案，被派出所逮住课以五千元罚款。他振振有词：“每个公民都有劳动的权利。我是个失地农民，凭劳动吃饭，按行情收费，你情我愿，你们凭什么罚款，而且狮子大开口？我辛苦劳动一年，也赚不到五千元。你们这是敲诈。诚实的劳动，是一个人的价值体现，理应得到尊重。还有，锁的发明，原本属于自私，属于人性的堕落，急开锁无异于挑战自私——这是有哲学依据的……”

派出所长不懂哲学，瞪着一对尿泡眼，骂声“小偷哲学”，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

他一个趑趄荡开五尺远，恍若太空人腾云驾雾，眼前金星飞进，天旋地转，头疼欲裂……

——完成了一个愚氓到政治家的涅槃。

五分钟后醒过神来，他揉着滴血的鼻子，踉踉跄跄离开派出所，摸摸口袋，里面一百五十元被人民警察掏了包。

思考了五秒钟，得出结论：倘若返回去索讨这笔钱，等于天下最大的傻瓜。于是，仰天向世界宣告：“急开锁无疑会成为珞川市的精英！”

他睡得迟，常常深更半夜窗子亮着灯。支书、村长怀疑他偷着练法轮功，密报乡政府搞一次突击清查，原来趴在桌上研读《怎样赢得上司欢心》。

从此，他对支书、村长心怀鄙夷，不择场合宣称他们纯属混世魔王。每逢党员大会和村民大会选举，他挨家逐户串联，把混世魔王吃喝玩乐嫖赌逍遥的劣迹四处张扬。无奈混世魔王擅长倒腾土地，善于上下打点，而且出手大方，臭名昭著也还是支书村长。

他杂书读得更勤了，诸如《上下五千年》、《三十六计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、《从政秘笈》、《中南海的日子》、《邓小平著作》、《江泽民文选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演讲与口才》、《厚黑学》、《曾国藩传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古文观止详析》、《资治通鉴新译》之类。

什么样的书，他一读就懂，一懂就有领悟。比方，刘备卖草鞋出身，张翼德当过屠夫，韩信受过胯下之辱，越王勾践替吴王夫差牵过马，刘邦原是个流氓，贺龙两把菜刀起家，比尔·盖茨没上大学，孔老二是个只会读书不会做官的迂夫子，市长、市委书记硕士文凭基本上是水货……

退休老师谭暮秋宣称，古往今来，百石村书读得最活的学生是简元，脑子最灵敏的学生是简元，最不守规矩的学生是简元，最有出息的学生是简元。

——这个判断很准，三年不到，也就是这部长篇收尾时，他已荣升洛川市委常委、市政府秘书长。

简元入仕，与王省吾有关。

2 遗人玫瑰

王省吾少年得志，大学毕业一年就当乡长、市人大代表。人不坏，缺点是懒，好打牌。没有牌局邀约，很少来。来了除了打牌，很少办实事。

那天，区人大马主任搞突然袭击，一车梭到乡政府，搭上王省吾开到百石村视察。简元恰好在村部闲逛，大胆迎了上去。他城里混得久，一些处级、厅级大干部夫人都找过他急开锁，他不怕小轿车，何况区区桑塔纳，级别也高不到哪里去。

王乡长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不巧。你要找的牛支书和赵村长进城休闲去了。不信，你打他们手机。”

人大主任说：“晴天白日，又不是节假日，休什么闲？”

“基层干部清苦，改善一下生活。”

“怎么改善？”

“洗洗鸳鸯浴，搞搞推油按摩。牛支书和赵村长说，城里小姐乖巧，含花吹箫全活，用的美国进口液体安全套，滋味不同于穿着袜子洗脚。”

“可是实情？”

“路边的老黄牛都能作证。选支书，每个党员送只高档诺基亚手机，现金一

千；选村长，每个人头送条大中华，村民组长坐飞机逛趟北京；选村委，每个人头现金一百，吃餐酒饭。牛家组组长牛辛卯原本三个女儿，当外人说只有两个，少送一条大中华，硬是上门讨回了一条……我手里有本明细账，可以当场验证。”

“这一大笔钱从哪里来？”

“羊毛出在羊身上。土地被几届村委折腾光了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没挂帅印的韩信。”

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等萧何。”

“萧何可是知天文识地理晓百事的呀！我问你，百石村哪个小组最富裕？”

“王乡长的联系点。”

“哪儿？”

“栖凤组。”

人大主任对王乡长说：“去看看你的联系点吧。”

王省吾有些着急：“改日吧？”

简元说：“乡长谦虚。我当向导。”

小车往山里开。一路上竹篱茅舍，破烂不堪，土泥路凹凸不平。土墙上留有许多过时的石灰标语：横下一条心，割断两根筋！你敢育女生郎，我敢牵猪抬床！……见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气象。

人大主任皱紧眉头：“今夕是何年！这就是你的联系点？麻将点吧！”

简元说：“不是。还往里走五华里。”

小车继续往前开。

拐进一个偏僻山沟，几乎看不见田地，山上没有树木，生态资源十分贫乏。奇怪的是，山梁上这儿那儿，立着清一色三层小楼房，楼顶架着电视天线盘，墙上贴着白晃晃的瓷砖，铝合金玻璃窗在日头下耀眼。每户都有铁栅栏围住，小院里种些花花草草。门口大都停部摩托，有几户还停着奥拓轿车。

人大主任顿觉神情气爽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莫非新加坡搬这儿来了？”

“王乡长的GDP。”

人大主任拍了王乡长肩膀一下：“山内山外，天壤之别！王省吾，你还真有两刷子！”

王乡长脸上有了喜色：“想弄个致富示范组，但效果不明显，马主任批评指正。还想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在村部办个百石商贸中心，力争一年摘掉贫困村帽子！”

人大主任说：“我倒想问问，你是如何让栖凤坡致富的？自然条件很差嘛。”

简元说：“王乡长思路不同于一般领导，打的科技致富牌。科技含量低的项目看不上眼，专门引进高科技。”

“什么高科技？”

“家家户户制调羹。像温州农村家家户户办作坊。”

“什么调羹？”

“喝肉汤的调羹。”

“什么喝肉汤的调羹？”

“王乡长引进江西景德镇采纳科技大学新发明的调羹制造技术，产品都销到广州、深圳、香港、澳门七八个大城市了。每年寄回的汇票超过一百五十万，差不多家家盖了小洋楼，二成有小车。”

“好！好！这高科技好！”

王省吾不知道简元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，但人大主任高兴就是好事。人大主任高兴，年终述职就能顺利过关，而且提拔有望。

人大主任说：“去现场参观一户吧？”

“不行！”简元说，“高科技，采纳大学有专利保护。谁敢泄密吃官司。这是上了合同书的。您没见家家户户门窗紧闭？省长、市长来了都不许进呢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小王，厉害！”

返回乡政府，吃了饭，人大主任高高兴兴回去了。

王乡长把简元叫到一边：“狗日的简元。调羹什么意思？”

简元说：“栖凤坡有四十多个年轻姑娘媳妇，凡是相貌过得去的，都去广州、深圳、香港、澳门宾馆三陪了。那赚钱的高科技，不就调羹大的地盘么？”

“痞子！”王省吾哭笑不得。

“乡长啊，都穷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就不能来一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？——我不是让你砍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，但弄个屁股干净一点的支书村长还是办得到的吧。长此以往，你的政绩又如何体现呢？”

王省吾沉吟半晌，说：“你能拐个弯子批评我，证明你有良知。你果然会急开锁。责任意识应当比那两个混世魔王强……”

不久，简元入党当了村长，一年后转正兼了支书。

3 牛百石同志

公元一九四九年某个光荣的秋日。

村里在敲锣打鼓。长尾巴喜鹊在槐树枝丫间飞来飞去。土改工作队领着青年男女，在百石大丘排成方阵扭秧歌，进两步，退一步，腰鼓敲得叮叮咚咚响。地主简本源绑成一只粽子，戴着纸扎的高帽，被民兵推搡着游乡，后面跟一群看热闹的小把戏。人们欢天喜地唱一支歌：解放区的天，是明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……

一只高大的青铜香炉安放在田埂上，炉膛里一忽儿喷出青烟，一忽儿烈焰熊熊。一本本黄色的田契投进去，血红色的火舌一卷，咬住，顷刻化为灰烬。有人用红缨枪捣一下炉膛，灰烬如金色的蝴蝶蹿向半空。

区长石刚是个北方人，操一口正宗京腔，总是把一支驳壳枪吊在屁股后头，走路时枪柄上的红绸一忽悠一忽悠，如一穗红高粱；立在台上讲话，嗓音洪亮，中气很足。石刚区长宣布分配胜利果实，贫协主任牛望秋按照册子点名。每叫上一个，那人就满脸堆笑走近土台，要么分得一点金银首饰，要么领回几件农具，要么牵回一头牛羊。

牛望秋喊：“牛百石——”

他挤出人缝，探头瞅那土台。就他的愿望，农具、牛羊、金银首饰并不是最爱……

区长石刚问：“你就是牛百石同志？”

台下哄地一笑。

“大家伙儿笑吗呀？”

“笑‘牛百石同志’！”

“如今解放了，平等了，都称同志。这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“长工汉也是同志？”

“除了汉奸、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分子、阶级异己分子，一律称同志。称同志是一种光荣。牛百石，乐不乐意称你同志？”

“乐意！长官。”

“叫石刚同志。共产党不兴叫长官。”

“是。石刚同志！”

台下再次哄地一笑。

“牛百石同志，当大伙说说，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”

“百石大丘是简本源的，我爹我娘都是他屋里长工，我长到二十岁娶了媳妇，小两口也是他的长工。己丑年七月初八割稻子，我娘把我生在田里，就给我取名牛百石。”

“这个名字取得好！表达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。这不，共产党就让你这个渴望得到兑现！从今天起，这大田就是你牛百石同志的啦！”

“石刚同志，您，您不会是忽悠我吧？”

“哪能呢？共产党说话，从来铁板钉钉，说一不二！”

分完胜利果实，区长石刚让民兵将简本源拉到大田跪着，朝他后背放了三枪，像打穿一只麻袋……

4 癫子艺术家

村口老槐下围一圈人。

简三怀披头散发，目光呆滞，邋里邋遢，一边拉胡琴，一边咿咿呀呀唱。原是简本源的小少爷，伪县衙文化馆供职，娶了县督学的小千金。临土改，小千金和一个团长的勤务兵私奔了，父亲吃了枪子，骤然哭笑无常，癫了。

牛百石同志捧一只玉米馍馍走过来，痴痴地瞅着他的眼睛，有一种掠夺者的内疚：“枪子通人性，不会找没罪恶的人。别卖丑了。回家歇着吧。大田分给了我，你就不会饿死。”

四顾无人，把馍馍塞在他怀里。

简三怀抓起馍馍，用力捏碎，像女人涂脂粉似的往脸上一抹，弄成一张大花脸，傻乎乎地笑着，“多——梭，多——梭”调试琴弦，兀自唱了起来：

树上甚么叫？

蝉蛭叫，

蝉蛭没嘴怎么叫？

肚皮下面痒体叫，

螺丝有痒体又不叫？

水浸的，

蛤蟆水浸的又叫？
口大，
撮箕口大又不叫？
竹做的，
笛子竹做的又叫？
眼多，
米筛眼多又不叫？
卷了旋，
铜锣卷了旋又叫？
铜铸的，
水烟袋铜铸的又不叫？
掐了颈，
公鸡掐了颈又叫？
嘴尖，
犁头嘴尖又不叫？
铁打的，
黄钟铁打的又叫？
倒吊的，
柚子倒吊的又不叫？
皮厚，
牛皮鼓皮厚又叫？
钉多，
油鞋钉多又不叫？
踩住的，
劓猪踩住的又叫？
见了刀，
南瓜见了刀又不叫？
没脑子，
胡琴没脑子又叫？
空心，
鸟窝空心又不叫？
树上，
蝉蛸在树上又叫？

有尸体；
螺丝有尸体又不叫？
水浸的；
.....

闹完土改，石刚同志领着工作队走了。如一阵龙卷风刮过田野，没有回头的时候。有人说他去了南方，有人说他去北京做了大官，有人说他犯了左倾，把一个儿子在解放军里当旅长的开明地主也一枪崩了，革职回河北老家种田了，也有人说他遭自己人暗算，已经不在人世。总之，关于他的消息断了。

这个人与简三怀犯癫有关。

与百石大丘有关。

无论如何，这都是一个值得记住的人。

5 大田

百石大丘紧挨高速公路，面积十五亩三分整，属于全乡最大的水田。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段，它都显示过自己的辉煌。

还在简本源年代，一季能收下满满当当一百石干谷。成为牛百石同志的胜利果实之后，连续两年超过了一百一十石，光上交公粮就有八十石。区上奖他一件白汗衫，上面印“爱国如家”四个红字。那件光荣衫，他一直穿了三十年。

成立高级社，收回去集体耕种，他原本不乐意，想到人人有饭吃，也算个不错的主意。说到收成，同样没少于一百石。

一九五八年大跃进，吃食堂，放卫星，号称五百石，其实只有六十石毛谷。收稻子时，把其它田里的稻子半夜堆进大田，卫星就上了天。是年腊月，田里砌了十多只丈多高小土群大炼钢铁，都把镬锅、鼎锅、火钳、犁头之类的铁家伙弄来往里抛，大火烧红了半边天。山上的树木柴禾烧光了，把屋梁檩子拆下来烧。烧了七七四十九天，大田留下十只铁丘，怎么都挖不动。接下来三年，每季才三十石毛谷。公共食堂散伙了，改吃糠秕、野蕨、葛藤，八成人得了浮肿病，饿死了十几个，八户携家带口出外逃荒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一九六二年初，县里来了工作队，开会说毛主席都在喝稀粥，斗垮了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，饿死也光荣。爆破队跟着来了，炸掉那些铁丘，当年又恢复

了一百石干谷的产量。三年苦日子，据说一是自然灾害，二是苏修逼债。苏修不是个好东西，他承认。至于自然灾害，那可是风调雨顺的三年——牛百石同志从来实事求是。

大呼噜，毛主席很关心种田，亲自制定水、肥、土、种、密、保、工、管八字方针，推行“密植”。也没少于一百石干谷。

百十个男女老幼站在田里插秧赶季节，女人没工夫上岸方便，蹲下身子，蹶起屁股就地解决，田里一片唧唧咕咕水响。有男人故意将秧坨抛过来，溅了女人一屁股泥水。接着是追打、笑闹，踩倒插下的秧苗，直到他大声呵斥才停下。收稻子时，人们打啜喝，唱山歌，气势之壮观，场面之欢快，简直令今人无法想象！

一次送公粮，粮库主任表扬说：“大伙都得学习牛家队队长牛百石同志，谷子晒得干，车得净，找不出一粒瘪谷。得记住，这些粮食可是送给阿尔巴尼亚、朝鲜、越南、柬埔寨支持世界革命的啊！”

大包干，抓阄分给二十九户耕种，大田被田埂分割成大小二十九块，牛百石同志只剩一个户口，分得了一小块。可他种得精细，犁两遍，耙三遍，耖四遍，不足三分地盘，年年能收下六石干谷。整个收成加起来，还是远远超过了一百石。稍后，推广袁隆平的稻种（那可是个普渡众生的活神仙），连续十多年，每年的收成超过了二百石干谷！

再往后，粮食就不值钱了——严格地说，是种田的成本太高，种子、农药、化肥、上交、摊派，逐年翻个儿，除开成本，收一石谷子，只落得下三成，有的还要倒赔。大伙就不愿在种田上下功夫，男男女女结队去广东打工。

但这不是大田的错。

一丘撒土成金的大田，几近抛荒，理应遭到天谴！

土地有什么错？

错待土地的是人！

6 顺栽杨柳倒拔葱

简思远。四十出头，蒲团脸，眼睛细长深陷，一笑便跟人躲猫猫。故称简眯子。

退休老师谭暮秋说，古往今来，百石村最不会读书的学生是简眯子，最会藏奸耍滑的是简眯子，最发财的也是简眯子。据说他有七个亿家产。他既不是财白

星下凡，也没有开银行，哪来这么一大笔钱？他凭什么在大田盖上一大片铺面，居然连婊子都弄来十几个！

百石商贸中心原是村长简元的GDP。经营两年，没赚到钱。有的店铺开始关门，有的店铺贴上“门面低价转让”纸条。

简元情绪有些低落。

简眯子从什么地方拱出来。宝马轿车油光贼亮，走路前呼后拥有人夹皮包，抽烟有人掀打火机，很有钱，很傲慢，很儒商的样子。内外转一圈，花花肠子九曲十八弯，酒桌上当简元说：“乡亲面前不道假。掏句实话，一年能赚多少纯利润？”

“不足三万。”

“我信。你不懂经营。”

“简兄赐教。”

“这年月，没有兄弟，只有利益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二十万。肯出手？”

“太低了吧？”

“地势偏。得向城市进攻。乡下农民有几个钱？得设法把城里人吸引过来，并且留下过夜。人来了，就得把他荷包掏空。国际托拉斯经营模式，组建百石商贸集团董事会。不搞小打小闹。每一个项目上马，要的是钱铺路。”

“二十万，恐怕村委会通不过。不能我一人说了算。”

简眯子眯眼笑着，不急不躁，不停地蠕动着腮帮，直到把一颗槟榔干嚼烂，吐掉残渣，伸出三个指头，“一口价！”

“我和村委碰个头吧。”

“碰头？”简眯子噗嗤一笑，“天下都是一把手说了算。共产党的规矩我懂。再掏句实话。这三十万，没想到入股？”

“村小学要塌，得重修。我想办桩正经事。”

牛百石同志仔仔细细研究过。不能说没赚到钱，只能说没落到钱。乡里、区里、市里大会小会选在百石开，装模作样视察工作的，横行霸道收取费税的，藤皮厚脸强拉赞助的，征订党报党刊撵着村长屁股要求出钱发表报告文学的，真是路上不断人，灶里不断火，来了就要大中华香烟、五粮液招待，走时还得发个信封。村会计算过账，一年下来，招待费竟有二十多万！

赚不到钱就卖了？

三十万。

好大的胆子!

当年简本源乖乖交出百石大丘田契，连埋在茅坑下的一百块银洋都刨出来充了公，还吃了三颗枪子。

你简元就不怕吃枪子?

简元吹捧他是珞川优秀纳税大户，杰出民营企业家、市人大代表。

肉麻!

简眯子代表谁呢?

西边日出东边落，顺栽杨柳倒拔葱!

7 组阁

简元夹一个黑色小皮包从刘晓庆米粉店出来，嘴皮上沾一星绿色葱花，正用餐巾纸揩着。有人恭敬地打招呼，他缩着脖子揷打火机给自己点烟，像个大首长象征性地点头。

牛百石同志有意把脸掉开。

凡是懈怠大田的人，他都不喜欢。

简元大大咧咧：“哎，牛百石同志，预备十箱青岛啤酒、八瓶五粮液、三条大中华。十一点三十分准时提货。”

“又来了吃喝团?”

“难听!王乡长和乡信用社一伙人来现场办公。中餐开三桌。修小学还欠十万。王乡长担保贷款。”

这笔生意，他净赚三百元。

不过，也有疑惑。

自从小卖店开张，村委会从没给过他大生意。突然给一笔生意让他有利可图，应当是有原因的。

打过送货电话，牛百石同志便用双掌托着下巴，双肘靠在柜台上思考这个问题。他思考的样子很经典，像一位银须飘逸的方丈打坐参禅。

“买支中华牌铅笔。”

“给。看清楚。2B，上海产。”

“买袋冰冰凉。”

“给。一毛。”